古今釋疑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目錄

安成　楊霖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井田

地名溷淆

河源

九河

江源

三江

九江

黑水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

合山方

歷代州郡

歷代州郡。諸志詳矣。然歴攷廢置。往往不同。自顓頊創置九州。曰冀州。今山西一省。北京順天眞定保定。順德廣平。河間。河南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地。兗州。今山東東昌。北京大名。及河間府南境。青州。今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遼東廣寧地。徐州。今山東兗州南直徐州。泗州。宿州淮安府北境。揚州。今南直浙江江西地。荊州。今湖廣地。豫州。今河南地。雍州。今陝西地。梁州。今四川地。皇甫謐曰。九州顓帝所建

帝嚳受之通典亦謂顓帝置九州葉氏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九州之名舊矣至舜分爲十二州蓋分冀爲幽今北京永平宣府大同地幷今眞定以南河南彰德衛輝懷慶地分青爲營也今遼東廣寧地禹平水土還爲九州孔安國馬融皆曰禹治水之後舜分冀爲幽幷分青爲營漢地理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禹平水土更制九州與孔馬之說異王伯厚曰舜典言肇十有二州而後命禹平水土當以漢志爲正而商周九州則與夏異禹貢九州冀兖青徐揚荊豫梁雍爾雅九州冀豫雝荊揚兖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周禮職方九州揚荊豫青兖雍幽冀幷陸氏曰禹貢有青徐梁而無幷幽營爾雅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幷職方有青幽幷無徐梁營三代不同故也鄭康成曰周之揚荊豫兖

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顏師古曰省徐州以入青州并梁州以入雍州

及秦并天下乃分爲三十六郡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

郡各領縣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說文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呂氏曰春秋之時郡屬於縣左傳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之時縣屬於郡泰紀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是也方孝公商鞅時并小鄉爲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故守稱及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泰紀始書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按戰國策楚王以新城爲主郡是謂郡者縣之主故云主郡

平百

越又置四郡。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十郡郡置一守焉。始皇本紀云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漢高帝以秦郡太大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恒山中山渤海廣漢涿郡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武帝改河上爲左馮翊渭南爲京兆中地爲右扶風是爲三輔恒山避文帝諱改爲常山宣帝又改燕國爲廣陽。文帝增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東膠西河間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帝增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宣帝改濟北曰東平。武帝開廣三邊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崖儋耳牂柯越巂沈黎汶山犍爲

益州武都零陵後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又增其一金城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按一百十一之數見晉志而漢志止一百三以秦郡考之南海因舊名桂林更名鬱林象郡更名日南閩中元封元年虛其地則四十郡省者一因改者三漢初未定兩粵止有三十六郡通典謂新置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亦未考此也以武帝初置郡考之天漢四年並沈黎于蜀始元五年罷儋耳臨屯真番地節三年並汶山于蜀初元三年罷珠崖凡省六郡而臨屯真番元封三年開朔鮮所置者晉志不載則并省者四除八郡正合漢志一百三之數縣邑千三百十四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

徐州。復禹舊號。南置交阯。北有朔方。凡爲十三部。涼益荊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並交阯朔方。合十三部刺史。按顏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晉志蓋除司隷校尉部。而以朔方爲一部也。班志曰。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揚雄曰。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光武惟官多役煩。乃并省郡國者八。成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眞定。泗水。廣陽。按後漢志云。省郡國十。晉志云。省八者。蓋後省河閒廣陽。明帝置一。永昌。章帝置二。任城。吳郡。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置濟北。廣陽。順改淮陽爲陳。改楚爲彭城。濟東爲東平。臨淮爲下邳。千乘爲樂安。信都爲安平。天水爲漢陽。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隷。凡十三部。其與

西漢不同者。司隸校尉部治河南。朔方隸于并部。交阯曰交州。刺史更名牧者。凡四改。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因舊九十有六。桓靈頗增於前。復置六郡。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鄱陽。廬陵。按十三部不常所治。後漢

司隸治河南。今河南府。豫治譙。今亳州。兗治昌邑。今兗州府金鄉縣。

徐治郯。今邳州。青治臨淄。今青州府。涼治隴。今鞏昌府之秦州秦安縣。非今鳳翔府之隴州也。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今真定府趙州高邑縣。幽治薊。今北京。揚治歷陽。今和州。荊治漢壽。今常德府龍陽縣。益治雒。今成都府漢州。交治廣信。今梧州府。郡國志不載治所。此見通典。雲麓漫抄言漢刺史無所處

之地。未考也。獻帝分涼州四郡。金城、酒泉、敦煌、張掖、爲雍州。是爲十四州。通典曰。後漢之地。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門。四履之盛。亦如前漢。三國蜀先主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安、興古。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今府、梁治漢中。今府。二州。魏武置郡十二。新興、洛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郡、樂陵、章武、南鄉、襄陽。而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盧江。文帝置七。朝歌、陽平、弋陽、魏興、新城、義陽、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少平陽。得漢郡者五十四焉。據中原。有州十三。司隸。荊。治襄陽。今府、豫、兗、青、徐、涼、秦。分涼

同置治上郡今秦州冀幽幷揚治壽春雍分三輔置通典無荊今壽州作十二州按荊揚二州魏吳並立今從陳壽三國志吳大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廣陵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海衡陽湘東景天門建安建平合浦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東陽桂林滎陽安郡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據江南盡海置交治龍編今安南廣治番禺今廣州府荊治南郡今荊州府郢治江夏今武昌府揚治建業明應天府五州陳壽志作四州不數揚也今從通典沈約宋志曰吳得荊揚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獨得九焉蓋據漢十三州而言晉武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滎陽上洛頓丘臨淮東莞

興峨、汝陰、長廣、廣甯、昌黎、新野、隨郡、陰平、義陽。巴陵、宣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晉陽、樂平、南平。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司治洛陽。今河南府。兗治廩丘。今東昌府范縣。豫治項。今開封府項縣。冀治房子。今眞定府趙州。幷治晉陽。卽漢治。青治臨淄。卽漢治。徐治彭城。今徐州。荆初治襄陽。今府。後治江陵。今荆州府。卽吳治。揚初治壽春。今壽州。後治建業。卽吳治。凉治武威。今永昌衛。雍治京兆。今西安府。秦治上邽。卽魏治。益治成都。卽蜀治。梁治南鄭。今漢中府。卽蜀治。寧治雲南。今府。幽治涿。今州。平治昌黎。今永平府昌黎

縣。交治龍編。即吳廣治番禺。即吳郡國一百七十三。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新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三。置二十三。宋書云晉凡二十州與晉志不合。永嘉南渡境宇姝狹。禹貢九州之地僅有其二。自茲以降。國分南北。僑立州郡。離合不常。宋孝武大明八年。州凡二十有二。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今鎮江府。徐治彭城。明帝時沒寇。復僑立于鍾離。今鳳陽府。南兗治廣陵。今揚州府。兗治瑕。今兗州府。明帝時沒寇。復僑立于淮陰。今淮安府。南豫治歷陽。今和州。所治前後不一。或治姑孰。今太平府。或治宣城。今縣。豫治汝南。今汝寧府。明帝時沒寇。又分南豫州

昌府。南江治尋陽。今九江府。青治臨淄。明帝時沒魏。僑立于鬱州。治贛榆縣。今淮安府贛榆縣。冀治歷城。分青州置。今濟南府。明帝時沒魏。復并青州。僑立于贛榆。司治義陽。今汝寧府信陽州。荊治南郡。今荊州府。郢治江夏。分荊州置。今武昌府。湘治臨湘。分荊州置。今長沙府。雍治襄陽。分荊州僑立。今府。梁治南鄭。今漢中府。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即蜀治。寧治建寧。今雲南府。廣治南海。今廣州府。即吳治。交治龍編。即吳治。越治臨鄣。今廉州府。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南齊繼統。增置巴州。治巴東。今夔州府。移青治朐山。今淮安府海州。冀治漣口。今淮

安府安東縣。豫治壽春。今壽州。其餘因宋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頻與元魏侵吞。互相得失。蕭梁之時。多沿舊制。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陳氏敗之。土宇彌蹙。西亾巴蜀。北失淮淝。以長江為境。有州四十二。其地轉狹。立名益多。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八。此皆疆域之列乎南者也。後魏起自北方。遷據中土。有州百十有一。郡五百一十有九。

縣千三百五十有二。自東西分都之後。天下鼎立。梁陳有江東北齊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七。郡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後周書。周平齊。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一。縣三百八十。與隋志不同。）後周宇文氏有關西。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及平齊有州二百十一。郡五百八。縣千一百二十四。此皆疆域之列平北者也。迨隋文平一天下。遂廢諸郡。以州治民。職同郡守。煬帝平林邑。更置三州。（蕩。農。冲。）既而改州為郡。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萬四千八）

百十五里。東南皆至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見隋志。唐高祖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太宗元年。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開元二十一年。又分爲十五道。曰京畿道。治西京城內。今西安府。都畿道。治東京。今河南府。關內道。多以京官遙領。今陝西所隸州縣。河南道。治汴州。今開封府。河東道。治蒲州。今平陽府蒲州。河北道。治魏州。今大名府。隴右道。治鄯州。今陝西西寧衛。山南東道。治襄州。今襄陽府。山南西道。治興元。今漢中府。劍南道。治成都。今府。淮南道。治揚州。今府。江南東道。治蘇州。今府。江南西道。治洪州。今南昌府。黔中

道治黔州。今常德府。嶺南道治南海。今廣州府。置十五採訪使。如漢刺史之職。凡郡府三百二十八。縣千五百七十三。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舊紀天寶元年。郡府三百六十二。縣一千五百二十八。會要云。凡天下三百六十州。自後併省。迄于天寶。凡三百三十一州存焉。通鑑從之。唐地理志云。唐之盛時。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通典云。漢之東境。玄菟樂浪。今不及。漢之西境。燉煌。今伊吾交河北庭安西過之。迄五代梁唐晉漢周。皆以藩鎮爲帝。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國。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

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幷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寰。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威。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解。合一百六州。以

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濟濱雄霸通而廢者三衍武景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趙宋混一始定爲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湖南湖北兩浙福建西川陝西廣東廣西至神宗熙寧八年分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路治濟南府今府京東西路治應天府今歸德府京西南路治襄陽今府京西北路治河南今府河北東路治大名今府河北西路治眞定今府陝西永興路治京兆今西安府秦鳳路治鳳翔今府河東路治太原今府淮南東路治揚

州。今府。淮南西路。治廬州。今府。兩浙路。治平江。今蘇州府。後分浙東西兩路。浙西治臨安。今杭州府。浙東治紹興。今府。江南東路。治江寧。今應天府。江南西路。治洪州。今南昌府。荊湖北路。治江陵。今荊州府。荊湖南路。治潭州。今長沙府。益州路。治成都。亦曰成都路。今府。梓州路。治潼川。今府。利州路。治興元。今漢中府。夔州路。治重慶。今府。福建路。治福州。今府。廣南東路。治肇慶。今府。廣南西路。治桂州。今桂林府。總府州軍監三百二十二。縣一千二百六十二。地東南皆至海。西盡巴僰。北際中山。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見通考玉海。按此乃仁宗時數。神宗九域志。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軍二十七。監四

縣一千一百三十五。元以各州為路。分十二省。曰中書省。今北京。兼山東西河北。嶺北行中書省。今寧夏鎮外沙漠地。遼陽行中書省。今遼東。河南行中書省。今河南省兼江北。陝西行中書省。今陝西省。四川行中書省。今四川省。甘肅行中書省。今甘肅鎮。雲南行中書省。今雲南省。江浙行中書省。今南直隸浙江省。江西行中書省。今江西省。湖廣行中書省。今湖廣省。征東行中書省。今朝鮮境。凡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六。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嶺表。東西所至。不

下漢唐西北則過之。明仍省名改路爲府以京畿府州直隸六部。天下分爲十三布政司。曰山東。治濟南府山西。治太原府河南。治開封府陝西。治西安府浙江。治杭州府江西。治南昌府湖廣。治武昌府四川。治成都府福建。治福州府廣東。治廣州府廣西。治桂林府雲南。治雲南府貴州。治貴陽府總之爲府一百五十九。州二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五十四。而都司衛所不與焉。一統志曰。府一百四十九。州一百二十八。縣一千一百五。此天順時數。今從羅洪先廣輿記。東起遼左。西至嘉峪。南濱海。北連沙漠。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遠過于宋。而方之於漢。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

南交惟開滇
南爲益拓云

建都

宓羲都陳。見皇甫謐帝王世紀、春秋傳曰。陳、太皞之虛也。今開封府陳州。神農亦都陳、又營曲阜。見世紀、春秋傳稱魯有大庭氏之庫。今兗州曲阜縣。黃帝都涿鹿。見史記。今順天府涿州。或曰都有熊。見世紀。今開封府新鄭縣。少昊亦都曲阜。見世紀、春秋傳命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顓頊都帝丘。見世紀、春秋傳、衛顓頊之虛也。帝丘于周為衛地。今東昌府濮州。或曰都高陽。見通典。今保定府高陽縣。帝嚳都亳。見世紀、書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孔安國注云、契父帝嚳都亳。今河南府偃師縣。堯都平陽。見世紀。今山西平陽府。舜都蒲坂。見世紀。今平陽府蒲州。禹都安邑。見世

紀。今平陽府解州夏縣。非即今之安邑縣也。

商湯都亳。見書序。商有三亳。南亳。今歸德府夏邑縣。北亳。今歸德府考城縣。西亳。今河南府偃師縣。史記正義云。湯即位居南亳。後徙西亳。皇甫謐云。南亳湯都也。北亳湯所受命地。西亳盤庚所徙也。東坡歷代輿圖及一統志。皆主湯都西亳。

仲丁遷囂。見書序。史記作隞。今開封府滎陽縣。

河亶甲遷相。見書序。今彰德府。

祖乙遷耿。見書序。今蒲州河津縣。

又遷邢。見史記。今順德府邢臺縣。音邢。邢為耿者。索隱之說也。

盤庚遷殷。即亳。

至武乙遂徙朝歌。見世紀。今懷慶府河內縣。

周都豐鎬。文王都豐。今西安府鄠縣。武王都鎬。即漢武鑿昆明池處。今西安府咸陽縣西南。徐廣曰。豐鎬相去。止二十五里。

成王營洛。是為王城。名曰東周。至平王始徙都

之。地理志。王城本郟鄏之地。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今河南府是也。

敬王又遷成周。春秋曰。天王入于成周。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東萊大事記曰。西周河南。即郟鄏。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爲都。曰王城。東周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爲成周。孫莘老胡康侯皆以成周即京師。誤合爲一也。呂氏又曰。洛陽雖有兩城。而成周則其總名。杜預孔穎達皆以下都爲成周。其說不然。大可以包小。小不可以包大。苟成周信爲下都之名。則凡書之言洛。皆謂之成周。是以下都之名而包王城。不可信也。今河南府有洛陽故城。在府城之東。洛水之北。即成周。新安縣則春秋時西周地也。

赧王又徙西周。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鎬京也。東周者。王城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王城也。東周者。洛陽成周也。

秦都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

漢高帝初

都櫟陽。今西安府臨潼縣北。七年徙都長安。即秦咸陽。京兆所治縣也。王莽改常安。西漢末割據。赤眉樊崇立劉盆子于長安。彭寵據漁陽。稱燕王。今薊州。王郎稱帝于邯鄲。今廣平府邯鄲縣。劉永據睢陽。爲梁王。稱帝。今歸德府。盧芳據安定。稱西平王。今平涼府涇州。隗囂據天水。爲朔寧王。今鞏昌府秦州。秦豐據黎丘。號楚黎王。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張步據臨淄。爲齊王。今青州。董憲據東海。爲海西王。今淮安府海州。李憲據廬江。稱淮南王。今廬州府。公孫述據成都。爲蜀王。稱帝。號成家。今成都府。

東漢都雒陽。故成周之舊基。時人謂雒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 三國蜀都成都。魏都鄴。今彰德府。文帝復都洛陽。吳始都丹徒。今鎭江府。徙秣陵。改爲建業。明南京。後都鄂。改武昌。復還建業。武昌正今

府治。謂武昌縣者誤。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即建業。○晉載記十六國前趙劉淵。初據離石。今汾州府永寧州。寧鄉縣臨縣俱離石地也。稱漢。徙都蒲子。今平陽府隰州。僭位遷都平陽。劉曜徙都長安。乃改號趙。　後趙石勒據襄國。今順德府邢臺縣。石虎據鄴。　前燕慕容廆先據遼東。慕容皝即燕王位。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通志曰。即遼之黃龍府也。慕容儁僭號。徙都薊。又遷于鄴。　後燕慕容垂據鄴。都中山。今眞定府定州。　北燕馮跋據和龍。今遼東三萬衛。即前燕龍城。　南燕慕容德據滑臺。今滑縣。都廣固。玉海通釋云。今青州益都縣。宋通志。宋青州治廣固。則正今之府治也。今一統志并不載廣固之名。或作陝西成固縣者。謬甚。　前秦苻堅據長安。　後秦姚萇據長安。　西秦乞伏國仁據苑川。今陝西河州衛。都苑川。今臨洮府蘭縣。　前涼張軌。先據河西姑臧。今陝西鎮番衛。重華據

敦煌。今肅州西八百里。後凉呂光。據姑臧。西凉李暠據敦煌。遷酒泉。今肅州衛。南凉禿髮烏孤。據苑川。今鞏昌府秦州上邽廢縣。北凉段業。據張掖。今甘州衛。沮渠蒙遜遷姑臧。後蜀李雄。初據成都。國號成。李壽改漢。謂之後蜀。夏赫連勃勃。據朔方都統萬。今寧夏衛。以上凡二趙。四燕。三秦。五凉。一夏。一蜀。爲十六國。此外有冉閔據鄴。稱魏。慕容冲據阿房。即長安。稱西燕。慕容永據上黨。今山西潞州。稱帝于長子。今潞州長子縣。事小年近。故不在十六國之數。宋齊梁皆都建康。梁元帝都江陵。今荊州府。後梁蕭詧亦都于此。陳復都建康。北魏拓跋珪都雲中。今大同府朔州地。徙平城。今大同府。孝文遷洛陽。孝武遷長安。爲西魏。孝靜遷鄴。爲東魏。後周繼西魏都長安。

於長安城中置萬年縣。北齊繼東魏都鄴。改名清都以鄴為上都。晉陽為下都。今太原府。隋都長安。在漢故城之東南十三里。建大興城。煬帝遷洛陽。太平御覽曰煬帝遷洛陽。於周之王城。即今東都城也。○隋末割據
鄭王世充。據東都。即河南府。魏李密。據鞏。即河南府
鞏縣。梁蕭銑。據江陵。夏竇建德。據樂壽。今河間府獻
縣。遷洺州。今廣平府。燕高開道。據漁陽。梁梁師都。據
朔方。今寧夏。凉李軌。據武威。今陝西永昌衛。秦薛舉
據金城。今臨洮府蘭州衛。永樂李子和。據榆林。今榆
林鎮北河套境。定楊劉武周。據馬邑。今大同府朔州
漢東劉黑闥。據洺州。吳李子通。據江都。今揚州府。吳
杜伏威。據歷陽。今和州。梁沈法興。起吳興。今湖州府
未輔公祏。據丹陽。今鎮江府。楚朱粲。據南陽。今南陽
府。鄧州元興操師乞。據豫章。今南昌府。楚林士弘
據虔州。今贛州府。魯徐圓朗。據兗州。今兗州府。齊

都長安。本隋都大興縣。復爲萬年縣。高宗顯慶二年。又以洛陽爲東都。天寶元年。長安曰西京。洛陽曰東京。肅宗至德二載。以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京爲中京。寶應元年。詔以京兆爲上都。河南爲東都。鳳翔爲西都。江陵爲南都。太原爲北都。凡五都。五代梁朱晃都汴州。升爲開封府。即今河南省城。號東都。以唐東都爲西都。後唐莊宗即位於魏州。號東京。後改鄴都。今大名府。遷洛京。又稱東都。以太原爲西京。又改北都。晉石敬瑭即位於太原。今山西省城。都洛陽。徙都汴。又稱東京。洛陽爲西京。漢劉暠即位於太原。都汴。周郭威都汴。劉道原十國紀年。吳楊行密都廣陵。今揚州府。唐李昪後稱江南。都金陵。遷豫章。復都金陵。前蜀王建成都。後蜀孟知祥成都。吳越錢鏐錢唐。今杭

州府。閩王審知福州。漢劉隱廣州。楚馬殷潭州。今長
沙府。荆南高季興荆南。今荆州府、北漢劉旻太原。五
代史作東漢、王延政
以建州稱殷。卽閩也。宋都開封府。凡四京、東京開封
府也。卽汴、西京河
南府也。卽洛、南京。應天府也。今歸德府。高
宗卽位于此。北京。大名府也。卽今大名府。南宋都臨
安府。今杭州府。建
康建行都。金元皆都燕。金主亮始徙都。改爲
大興府。稱燕京。號中
都。貞元元年。以汴京爲南京。宣宗南遷復都焉。明兩
元初稱燕京。後改爲大都。又立上都。今開平衛
京。南京應天府。元集
慶路。北京順天府也。卽元都。永樂
十八年遷。

畿服之制

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正義云。五服之名。堯之舊制。周禮大司馬九畿之法。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illegible]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而職方

氏稱九服。周禮曰王畿。九畿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服。鎭服。蕃服。大行人

又不言夷鎭二服。大行人邦畿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周官惟云六服。周官曰。六服羣辟。孔注云。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鎭蕃在九州之外。蔡傳曰。侯甸男采衛。並畿爲六服也。按周官又云。六年五服一朝。蔡傳曰。五服者。侯甸男采衛也。國語

復曰五服。國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要服。戎狄荒服。葉氏曰。禹制五服。每服率五百里。而王畿甸服在

其內。則一方爲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五千里。此益稷篇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也。至周而益爲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內。則一方爲五千里。南北東西各萬里。周之地。果如是廣乎。學者求其說而不得。故鄭氏以堯舊服五千里。至禹治水之後。又增其倍。謂禹貢所記爲舊服。所增之數。以與周制合。又謂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境。故五等諸侯之封。大者增其五之四。小者增其十之五。此皆矯

矣不經。無所取信。以大司馬九畿之籍考之。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亦皆以方言。方者謂四方也。四方環之爲千里。徑數之。每方當止爲二百五十里。則周之畿爲儉於禹矣。林氏曰。以王制考之。堯都冀州。自恒山至南河千里。自東河至西河。千里。此畿內千里甸服也。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自西河至流沙千里。此千里建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爲要荒。誠合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盈縮焉。以北

考之冀之北距恒山已接於邊匯其間何以容二千五百里之侯綏要荒哉以南考之自南河至江千里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衡山千里則要荒二服又在九州之内矣然自衡山至南海又千里揚州之境且南距海則九州且包乎要荒之外是以南考之則太盈以北考之則太縮實疑而未知其說意其必有乘除相補於其間也蔡氏曰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然堯都冀州

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當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爲蠻[illegible]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

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爲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敎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唐氏曰。堯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東

[illegible]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不在五服之內則與九州之言實同無毫釐差矣學者惑於五百里之說謂周公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謂[illegible]鎮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謂周之境廣於禹貢五百里雖稍異於鄭氏亦未盡知禹貢也若如二說則不惟不與禹貢合周官既言六服又言五服祭父謀父周人也不言九服而言五服何哉蓋九服五服一也自禹貢一面言之率五百里爲限周禮以二面言之率以

二百五十里爲限。則自鎮畿而內。二畿而當一服。與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無纖毫牴牾者。周公祭公之說亦不待釋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卽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非地域止於此也。[illegible]鎮尚在九州之內。以其荒服使之終王。各摯所寳同於蕃國。行人之言。與周官六服合矣。不詳[illegible]鎮。卽在九州之外。八方五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由堯迄周。無異制也。況禹貢五服。自

侯服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別。與周九畿何異哉。覆按禹之五服。則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則計其兩面之數。此說是也。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者也。周之王畿。與禹之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者也。蓋禹之五服。王畿在內。王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服至荒服。皆數其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爲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則

凡五千里。職方氏所載。則王畿不在九服之內。自方五百里之侯服。至於方五百里之蕃服。其名凡九。九服每面各二百五十里。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則通爲四千五百里。幷王畿千里。則通爲五千五百里。其增於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於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於禹。而其地未嘗增。周之邦畿。即禹貢之甸服。周

之侯甸。即禹貢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貢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貢之要服。周之[illegible]鎮。即禹貢之荒服也。

三代封建國數

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臨川王氏曰。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山在東方。不過見東方諸侯耳。豈使四海之內。會於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時有萬國。則不當指塗山而言也。書曰萬國。總四海之內。大略而言。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若皆以爲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爲之民乎。慈湖楊氏曰。堯舜協和萬邦。禹會諸侯萬國。此言其大

數耳。使不滿亦可言萬。或倍萬亦可言萬。如言萬物萬民。奚止於萬耶。皆舉其大畧言之耳。先儒顧必欲整整釋所謂萬數。鄭康成謂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爲諸侯。每十師領百國。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爲萬國。不多一。不少一。吁。可哂哉。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而不可得。遂爲之說曰。四海之

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之數 按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鄭註謂湯制。周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晉地理志云。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弒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于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三十一國。盡亾其處。

武王之與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

遂又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率合可笑之甚。獨不思諸侯之建。不知其所始。其爲君爲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爲帝爲王。夫所謂爲君爲長者。皆諸侯也。太多太少之數。豈得而預定。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武王克商。滅國者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不多矣。詎能盡變而易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有罪者。亦

不見數姑仍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為是等等差不可少有增損之制則亦不思之甚矣朱子語錄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處且如九州之地冀州極闊雍州亦闊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奉上者幾何耶

公侯伯子男分土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註云當作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

子方百里則百男尚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與孟子同左傳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唐氏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孟子班爵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强爲之說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耳費誓曰魯人三郊

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國三軍三卿爲之師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旣同分土之制安得而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爲覩所謂七千里者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遠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

所容之。役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爲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爲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爲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征其什一。乜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出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十夫而食七人。古

庶人在官次等之祿也。六萬夫之稅，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百六十人，於何給之？尚未食三遂之吏與其百官之衆、府史胥徒之祿。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爲公侯之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爲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產、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爲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

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爲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爲兵車萬九百乘。推而下之。方百里者。爲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軍。又五十

里者爲一遂合爲兵車二百五十乘餘方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爲兵車五百乘加一同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爲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

兩於公是謂參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泰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內矣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於革車千乘如司馬法方七百里出革車幾五千乘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明堂位所謂

七百里蓋包山川土田附庸言之車止千乘則爲大國之制。則舉封疆而言。雖七
百里獨可。而况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
乎。故於天子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
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
乘者。以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
也。於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
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
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

互見若與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爲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厚周公云爾非周公之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衛有封畛土略焉於韓侯有奄受北國焉

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適五十里。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說既不逮司農之說。又倒置。輕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強也。

豈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產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內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爲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烏在其爲正之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爲正

然王會豈盡取其所稅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於其什一之中。槩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貢重歟。陳氏禮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爲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

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朱子曰。向來君舉進制度說。周禮封疆方

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者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者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自奇其說與王制等語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況男國二十五里之小則國君即今之一耆長耳何以為國君爲貴與曰按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禮大

司徒職方氏所載與王制及子產孟子所言不合。鄭註以爲合山川附庸而言。先儒遂欲融會二說而一之。如陳祥道唐仲友之論。特爲明暢。若陳傅良經圖之說。則侯伯子之地。僅可脗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僅五十里之半。其與王制孟子所言。[illegible]之爲齟齬不合耳。

井田

自秦廢井田。開阡陌。後之君子。每[illegible]主者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强得擅兼并。是以董仲舒有限田之說。請於武帝。不行。師丹又請於成帝。不行。王莽有王田之議。區博諫止之。晉太康有男子占七十畝之制。魏孝文納李安世之疏。均授而旋寢。唐武德定口分世業。永徽即已報罷。周世宗詔行元稹均田法。王安石法周官。究皆未果。惟張橫渠確以爲

井田可行。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呂伯恭稱之。朱子曰。須大亂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蘇老泉、葉水心則謂井田必不可復。要皆不知井田之原存也。夫貢助徹法。惟見於孟子。周禮但言溝洫而已。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王畿。鄭註曰。此鄉遂用溝遂之法也。用之近郊鄉遂。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鄭註曰。此都鄙用井田之法也。用之野外

縣鄙。按自孟子有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之說，康成注周禮，因以為周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陳及之曰，井田通行天下，安有內外之異，蓋遂人十夫有溝，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為井，是以方言之，晦菴謂遂人以十為數，匠人以九為數，決不可合，以鄭氏分兩項為是，說者曰，夏時一夫授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又於公田中，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

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畊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履按先儒以井田列如井字整如棋局故動云阡陌非古不可復井夫殷更五十爲七十周更七十爲百畝藉令必易井而更界之則凡遂也徑也溝也畛也洫也涂也澮也道也川也路也廬舍也封植也皆重治而後可千里之畿千八百之國當幾千萬井

也家役一人率天下以奔走畎畝之間寧止三日其暴甚於商君矣聖王之制果若是乎且盡平原曠野始可規畫古豈無山谿險隘之數乎是所謂在籍不在田者也經界者籍中之經界也譬猶後湖之魚鱗册耳正孟子所謂絕長補短也其實皆什一此其籍也兩說之中不失什一之意即井田矣如依先儒之說務須鑿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陂堰易疆隴而後可必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數十年專力

於此而後可又恐天下之人將叛而不吾從也於是乎思天下大亂野無人焉田盡歸官而後可吁亦已迂矣苟如是是欲利其民而反害之使民思秦人而怨三代而已苐令貢之變而為助助之變而為徹誠改溝洫易廬舍其視廢阡陌還九區煩難勞苦固無異也則怨也三代之民宜先之矣然則井田之制果如棋局否乎悟井田而非棋局則秦之田猶周之田也所異者周乃計戶而授大司徒云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

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云。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是戶衆者授之肥田戶少者授之瘠田孟子王制則一夫以百畝爲率。三者不不同竊疑一夫限定百畝。一井限定八家。是一夫不可多受田。一井亦不可多授人。然則餘夫二十五畝何與田乎。意者百畝舉大槩言之耳。且周禮餘夫之田亦與孟子不同。按漢書食貨志云。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朱子曰。餘夫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以其壯有室。更受百畝之地。則此二十五畝乃二十以前所受也。又按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凡此諸田。皆上授之。而受者自明

之然顏淵郭內外田六十畝此豈自晰耶恐公田之外更有私田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若田謂圭田采田采地則大夫何可言無田此言私田明矣圭田采地但謂之祿耳又按蘇秦曰使我洛陽有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人有私田愈明矣但秦則並公田與民重稅之耳秦則使黔首自實田私得賣買而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無立錐之居周之賦十一秦之賦太半秦廢井田者此耳所謂開阡陌依朱子考之阡陌乃三代之舊秦特病其占地太廣因開為田疇非秦之置為阡陌明甚朱子開阡陌辨曰說者言秦廢井田而始開置阡陌非也按阡陌者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縱横以通

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澮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蓋二丈矣。商君但見田爲阡陌所束縛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是以開阡陌。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賣買。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故蔡澤曰。決裂阡陌。是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

由此觀之。不過周之阡陌廣秦之阡陌狹。而田之形體。固未嘗改。西都賦之原隰龍鱗。安見其非古哉。是故後世欲復井田。惟當取其什一之意。大司徒之薄征是也。豈必拘先儒之說。奪富人之田

以與貧民從而爲八家同井一夫百畝之制乎觀於孟子暴君汚吏之言則其惡不獨在民間兼幷也審矣

地名溷淆

圖書編曰。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實難。而地名同異。古今溷淆。尤爲難辨者也。蓋其山川所届。時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歲代滋久。史傳互見。或沿其地而異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遷其地而革其名。此輿地之所以難考也。抑嘗討之。河東一名也。有兗州之河東。有幷州之河東。黃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衞州之黎陽縣迤折而北流。故宋北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郡古兗州之域。故周禮職方。河東曰兗州。爰自周定

下，時黃河舊道，漸以湮塞。後漢以還，河堤屢壞，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兗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戰國以來，子史中所謂河東之地，皆指宋朝河東路而言之，即古并州之域也。

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黃河源自崑崙，傍積石北流，餘二千里，至於宋銀夏之交，傍折而東流，不盈千里，又折而南流，故宋永興軍路，鄜坊丹延諸州，在河之西，而河湟之間，鄯涼甘肅諸州，亦在河西。戰國之際，所稱河西西地，即指鄜坊丹延之間而言，在雍州之域也。西漢以來，所稱河西西地，即指河湟而言，古涼州之域也。

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北，有邊境之河北。黃河大勢，如覆斗之狀，而關中正在斗間，中原適當如衡，故宋之京畿西

路。在河之南。斯中土之河南也。而綏銀勝夏諸州。亦在河南。即邊境之河南也。河北東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國之河北也。而陰山洊海之間。有秦長城外也。亦在河北。即邊境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之稱。止在中土。秦漢而下。奪匈奴南牧之地。列爲郡縣。亦名之曰河南。陳隋以前。河北之稱。止在中國。李唐之初。突厥之地。悉爲郡縣。亦名之曰河北。如春秋傳中所稱河南河北之地。皆指邊境而言。與前史至不相侔。

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如中土河南之地。今古惟指一郡而言。即宋京西屬縣。兼鄭孟二州之境而已。姬周河南之稱。則指一州而言。即宋東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地。李唐河南之稱。則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兗豫四州之境。奄黃河以南皆是也。宋爲東

西南三京。及畿西州之地。

京故闕之河內。與乎漢之河內。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即宋河北東西路地。漢之河內乃古郡。宋懷衛二州是已。

漢之河東。與乎唐之河東。漢河東郡。即宋河中府及慈隰晉絳解五州。唐河東道。乃宋河東路也。

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宋宿亳二州。自開國以來。至於李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屬淮南。

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宋朝河北東路之地三代以前屬河東。

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淮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間名淮西。如漢封劉交爲楚王。王淮西則宋京東西路之地也。唐裴度身督戰。遂平淮西。則宋西北路之地。

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江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間名

江西。而魏志武帝紀。稱江西遂空。則宋淮南東路之地也。晉紀稱石勒陷江西壁壘百餘。則宋京西南路之地也。至五代史稱鍾傳據有江西。乃宋江南西路之地。

江南一地也。有稱江左。有稱江右。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據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四瀆之流。皆自西而東。天下之形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兩稱之。

山東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前史有山水之稱者。皆據華而言之。則其所謂華山之東也。其地正當河南。而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至杜牧之罪言。則所稱山東之地。耑指河北而言也。

陝西亦一地也。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為秦國。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兩漢又

名山西宋始爲陜西路耳。其名雖異。實則同也。此所謂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者也。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古之國號。如書稱河亶甲居相。卽今之相州也。春秋衞侯燬滅邢。卽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卽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卽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卽今鄭州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卽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若此類未易槩舉。蓋履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証或疎。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

如春秋吳師入郢。近于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即荊州。去郢州三百里。宋郢州即承天。秦師入滑。近于今之滑州而非也。古滑國。在宋西京偃師縣之鄉。去滑州餘三百里。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安慶餘三百里。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在光州定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之徐城鎮。去徐州垂五百里。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今在汝州。去瓜州垂一萬里。書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西亳今在

偃師、南亳在穀熟縣。北亳在考城縣。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在鄭州滎陽縣。西虢在鳳翔府虢縣。南虢在南陵軍平陸縣。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即今荊州府。夫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縣邑之名抑又乖戾方春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于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于今者百無一二其有地不徙名不更歷代常存用迄于今如彭城鍾離酸棗長葛諸城才十數而止耳其餘或名同于古地改于今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

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實在河南而西漢而下迄于今有酒泉郡漢□河西。宋在敦外。古之丹陽在荊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左傳□楚子邑于丹陽宋在荊南府枝江縣南。而丹陽郡。乃潤州也。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春秋襄二十年諸侯會于澶淵實宋之□所謂□淵聚者。因其地□□河以南而趙宋之澶淵。乃在河北天雄。今大名府開州。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於是始啟南陽。前宋之懷州也。而宋之南陽。乃京西南路之鄧州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

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漢常以彰郡東陽郡行封宋浙西在吳亦有東陽夫地理更乎歷代必至混淆驗其名初無異同考其實則爲甚異覩者於此幾何而不誤哉玉海曰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荊山之於荊豫梁岐之於冀雍潛在荊者未見蔡在沂內者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則書之說異焉遷之爲晉豳之爲邠以晉爲齊地以韓城爲涿郡自土之爲自杜倭遲之爲郁

夷騶虞之爲梁鄒二南之爲南郡南陽則詩之說異焉楊紆在冀而爾雅以爲秦盧水在濟北而康成讀爲雷澤水之爲潞吳山之爲嶽五湖混於具區潁湛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攻許田魯地而非近許鄢鄭邑而非鄢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蔡丘酒泉貝丘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白夷垂

陵發陽之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空陽之熊耳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砂硤石之屬。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為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為大名失矣。自廬振廩為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為廬國失矣。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河東。韓皋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鄧關在漢

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杜子美詩三奇戍在彭州之導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郢都白雪誤於郢州東海二疏誤於海州以塗山爲會稽以鬵桑爲采桑以大別爲安豐以東陵爲廬江以楚丘爲成武以衡亭爲南鄭襲訛踵謬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鄴於沛郡皇甫謐誤商丘於濮陽顏師

古誤邛都於邛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注文選不知夾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疆志者猶或失之尊蹟瀍沒如濟絕于滎碣石淪于海昆明鑿而鎬京爲池隋城立而漢都爲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廣陵六合之爲秦郡項城之爲秣陵玉門之爲會稽尋陽在蘄而移柴桑當塗在滁而寓姑孰郡名非古如雲之雲中平之北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也殿按朱聹

菴。沈存中。吳虎臣。范公稱。王伯厚。及楊升菴。章本清馮嗣宗。皆有辨地名說。然猶不能無牟老父通雅。折衷甚多。嘗命履別爲一書。以周思本畫方配里法郎陳伯玉改爲職方圖者倣謝莊之截木分合。須關天下郡縣志。而會于修攘通考。且俟異日。

河源

河自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出崑崙漢書西域傳曰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悶磨黎山鄭樵謂河有三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南山而正源自出崑崙山元太祖過黃河九度九度渡在崑崙西南憲宗命

弟旭烈征西域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在域內至元庚辰世祖命招討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抵河源還圖以聞又使其弟濶濶出馳奏濶濶授其說翰林學士潘昂霄撰河源志言河源出土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物從高視之燦若列星名火敦惱兒即星宿海也群流奔湊近五七里滙二巨澤名阿剌惱兒自西來連屬吞噬遂邐而東行一日程始成川

名赤賓河。又二三日程。有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合。又三四日程。有水南來。名忽蘭。又有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會於赤賓。其流寖大。始曰黃河云。然水清。人尚可涉。又一二日程。乃爲九度河。九度者。水八九股。可度也。廣六七里。又四五日程。水始渾濁。土人抱革囊。或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榦象舟。傅手革以濟。纔容二人。繼是東以兩山。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又曰。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

之頂積雪常不消山最高即所謂崑崙也自九度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月程又四五日程至濶即及濶提二地相屬又三日程始至四蹉之衛是謂哈剌别里赤兒崑崙之西人跡簡少多處山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以躍過者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黄河又兩日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有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

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里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慰司也又四五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卽東勝州隸大同路地面世言黃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此志今載元史可謂詳矣而王文恪鏊辨之以爲

張騫所歷諸國。甚久且長。東漢之世。大秦。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甘英嘗窮臨西海而還。皆未睹所謂崑崙。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踰之。何崑崙之近乎。

九河

黃河故道從碣石入海至周定王時河徙而南禹跡遂失所謂九河者竟不可考其名則見於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蔡氏書傳曰按徒駭河地理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溝洫志作成平）馬頰河元和志云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

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

簡潔河。廣按簡潔。朱子分爲二河。九峯合爲一河。以爾雅所載爲八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未知何據。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

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空非桓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

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旣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尙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

而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鑿鑿求之宜其支離而莫能得也履按諸儒確指九河之所在者固非而以爲淪入於海者亦非也河昔北流故分爲九河及徙砱礫則九河漸湮不必海水淪沒其故迹自不可求蓋河底常高聞之昔人曾于開封測其

中流冬夏淺僅丈餘夏秋倍之水行地上初無長江之淵淺故自古瀕河之地每有非常之水河必驟盈盈則決每決必彌漫橫流淺者成渠以漸成河淺者淤澱以漸成岍數年之後下流既淤則中流河底又以漸而高而河又不容於不徙矣既徙之後則舊道遂爲平陸無足怪者此九河所以不可復尋也彷彿其地大約在今滄瀛景德之間耳夏公彝仲曰常考河昔北流衛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徙駭河與滹漳而南滄二州之間有古河堤岸數處[illegible]地尚存

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遼灤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與。灤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堤。縣北地名入會戶。縣城南杭無棣溝。茲非簡潔等河與。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潤百餘里。西通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與。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與。土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謂鬲津無疑也。王橫乃謂九河已淪入海。夫青兗營平。不聞有漂沒之處。而獨浸九河。又何足信也。碣石則在今山海關。為遼東西南小海。杜佑曰碣石在樂浪郡長城起于此東。截遼水而入高麗。則又一碣石也。此為左碣石。山海關者。為右碣石。

江源

舊說江出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而亦甚微。水經注曰。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四川總志曰。岷山在茂羌之列鵝村。一名鴻濛。郎隴山之南首。故稱隴蜀。又名沃焦山。江水所出也。水利志曰。蜀諸水咸出岷江。江源在羌地之列鵝村。名牟脟嶺者。分爲二派。一西南流爲大渡河。一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歷今灌縣境。又有湔水出焉。灌之上流西北十數

里。有水出尤溪口。又數十里。有水出白沙口。同會于灌。經灌西南流者。謂之南江。卽禹所導岷江正流。江源志曰。岷江發源于臨洮之木塔山。山頂分東西流。由甘松嶺入百里。至漳臘。其水漸大。復經鎌刀灣。達松潘。於下水關。入紅花屯。達壘溪。至穆肅堡。黑水從南合之。入淺溝。經茂州。南至于威汶。轉銀嶺。合草坡河。至鼇岩。入灌口。分道而下。由威至玉壘山爲玉輪江。至汶爲皂江。至灌爲沫江。一云洮河發源岷山。北

流入陝爲臨洮府。南入川爲大江之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嘗登嶓冢之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復。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履按雲南志。謂金沙江之源。出于吐蕃之犁石。南流潮廣。至于武定之金沙巡司。經麗江鶴

慶。又東過四川之會州建昌等衛。以達于馬湖叙南。然後合于大江。歷于荆吳。又緬甸宣慰司志謂其地勢廣衍。有金沙江濶五里。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其源之遠且大也。明矣。何爲言江源者。止于岷山耶。蓋江出犁石。即崑崙之南。河出朶甘思。即崑崙之西。二源實前人所未詳也

三江

禹貢三江。不勝異說。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蓋泥於彭蠡旣豬之文。而牽合之也。然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旣殊。而三江之名。亦不得而强同矣。虞氏林曰。江自彭蠡。分而爲三。又曰。江自太湖入於海。其猶孔氏之說與。桑欽水經所著與班固地理志。相表裡也。而乃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者。則又謬甚矣

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豈亦疑於安國之言而爲之臆說者耶酈道元注水經則引之以爲據何哉程大昌所進禹貢山川道里圖邊實所修崑山續志類承訛踵舛耳惟張守節曰三江在蘇州自西南至太湖曰松江自東南入白蜆曰上江亦曰東江自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蓋得之矣顧夷吳地記與唐仲初吳都賦註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其所言雖有詳略蓋

皆本諸守節者也。而王介甫云。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皆小水不合。蘇東坡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旣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吳幼淸亦曰。漢蜀豫章三江。蔡九峯云。蘇氏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蘇氏知其言不通。遂有味別

之說禹之治水尤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竆矣朱子曰震澤下三江是也履嘗遊吳詢之吳人震澤之大幾四萬頃蓋西南受杭歙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禹貢合註曰天下之水皆源高而流下震澤旣高若建瓴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震蕩靡定勢固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旣濬且廣務使海

下於江。江下於湖。而又流瀾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太湖與吳江長橋東北合䕶山湖者。所謂松江也。又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瀫山東而入海者。所謂東江也。自䕶山過大姚東北。經崑山石浦安亭。由靑浦入海。所謂婁江也。但瀫湖之東流既塞。而安亭亦失其故道矣。導震澤入海者。今止松江。東南風。水溢太湖。則湖州諸邑皆泛濫。西北風。太湖水下瀫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泛濫。皆東江不通之故

也是揚州水患。無過於此。三江既入。在震澤下流。信矣。北方之水河爲大。故凡水皆以河爲稱。南方之水江爲大。故凡水皆以江爲稱。然則三江之江。豈必疑爲大江之江耶。而周禮職方。揚州三江。疏云。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入海。其謬更甚矣。

九江

書九江孔殷史記作九江甚中孔安國云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漢地理志云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尋陽記九江者一曰烏江二曰蜯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廪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又張湏九江圖以爲三里江五畎江嘉靡江烏土江白蜯江白烏江菌江沙提江廪江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於桑落洲履按

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宋胡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爲洞庭蔡傳曰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無水（作元水者乃無字之誤也）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郡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

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而其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

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朱子曰。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所當。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尋陽以東。甚遠之下。流。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今壽州。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

也。又况經言過九江至于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纔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從數乃如此此不可通之妄說也惟胡秘監晁詹事以洞庭為九江者得之蓋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及東陵也羅泌曰東陵與夷陵有對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為東陵較然故唐志以今岳州巴陵為是九江通雅曰九江郡名即下流以稱

之也。

黑水

漢地理志曰。禹貢黑水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云。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蔡仲默曰。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剛脊。大抵皆自西北

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旣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却與漢志葉榆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旣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巂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楡葉所積得

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嚴按禹貢合註曰。今考雍州名黑水者有六。若入積石河。則是平涼及寧夏衛之黑水。而非張掖之黑水。今輿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去積石。幾及三百里。不與積石河相通。似爲禹貢之黑水。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其所親見

山川以麗水爲古黑水。然緬所桊行者。西南諸夷而
未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江。得其下流。而不知其上源。
程氏復以爲西珥河且引古黑水祠在益州者爲証。
不知此成都安縣南之黑水。而非禹貢之黑水。元金
仁山又謂西南諸水。合而爲瀘水。夷人謂黑爲瀘。即
黑水也。經過雲南。但名瀘水。至交趾又名歸化水。廣
處如江。東南入海。而海道圖自名黑水。按四川行
都司城南有瀘山。即瀘水所出。今雍州多黑水。尚未

知確在何所。乃欲以瀘爲黑。又考交趾海口。並無所謂黑水口。則金氏之言。豈足信與。李元陽曰。黑水之源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隴蜀無入南之水。唯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土蕃西北來。並入南海。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邐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爲漢人。水外即爲夷緬。則禹之所以別州界者。惟

瀾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濮人。以今考之，皆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爲黑水，無疑矣。夫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言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黑水爲凉雍二州之交，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淵。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

之間正如三足鼎峙然黑水之源正在鼎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移也雲南志亦稱西珥河出浪穹縣羅谷山下數處湧起世傳黑水伏流别派也匯於太和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遶縣西南由石穴中出又會瀾滄江而入南海又會瀾滄源出雍州南

鹿石山。南流至交趾入海。則瀾滄之爲黑水。益信也。

海水

天下之水。凡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見唐六典。其在中國。江河大水也。百三十五。是中川也。千二百五十二水。是小川也。按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六典中國之數。蓋本諸此。其源莫不出於山泉。凡山皆以石爲體。石多洞穴。穴中最寒。天地之間。凡有空處。氣必滿焉。洞穴既空。爲氣所入。氣情本暖。暖氣遇寒。變成水體。積久而溢。尋求石罅。流而爲泉。衆泉會合。遂成川焉。然江河之底。以及平地。隨處出泉。掘井泉眼。足爲徵驗。亦不盡由於山也。而皆歸於海。蓋地之圓形。如胡桃然。有凸有凹。海則地之胡桃凹也。故是

水滙焉。然人知江河之歸於海。曾知海之復為江河乎。此論前無發者。實得諸泰西。蓋江河終古入海。而海不溢。故知海水之下。地脉潛通。復為江河也。或曰。海水必鹹。何也。曰。鹹者生于火也。火然薪木。既已成灰。用水淋灌。即成灰鹵。燥乾之極。遇水即鹹。此其驗也。日光徹地。則生溫熱。溫熱入地。積成燥乾。燥乾之極。乘氣為火。積火所然。土石為燼。其燼遇水。即成鹹味。鹹者之性。尤多下墜。試觀五味。辛甘酸苦。皆寄[illegible]

水。獨是鹹味寄于海水。足徵四味浮輕。鹹性沉重矣。今蜀道鹽井。先鑿得泉。悉是淡水。以筩隔之。更鑿數丈。乃得鹵焉。又鹽池雨多。水味必淡。作爲斗門。洩其淡水。下乃鹵焉。鹹重淡輕。亦其證也。海于地中。爲最卑下。諸鹹就之。積鹹既多。淡入亦化。非獨水也。海中山岳。或悉是鹽。故鹹歸海。海水爲鹽也。或問鹹既因火。火因于日。日近大地。大地之下。悉有鹽乎。曰蜀道鹽井。三晉鹽池。西國有海。名曰地中。實不通海。而是鹹水。西北邊徼。多有鹽澤。彼以鹹故。悉名爲海。足徵大地之下。無不有鹽矣。或問鹽既下墜。故蜀井必滾。乃今鹽池鹽

澤何淺也曰鹹生于火火淺鹹淺火淺鹹淺平原澤國火不地見鹽不地出惟是高山峻嶺上多亢陽下多洞穴地中有火即成鹹矣今蜀中鑿井求鹽或得火井覆之則火滅投以火則隨而上爲是則火井在下與水同淺遇水成鹵不遇成火矣晉中河曲乃有火石火石恒熱大行河西亦產硫黃可見晉中火淺故晉有鹽池亦在淺土又有小鹽刮地作之略如硝鹻也西地中海其水亦鹵周數千里彼其側近遂有火山高數千丈其上火穴徑千餘步厥火炎上古今不絕足徵鹽之與火相切則成亦復相覩以爲淺淺也

鹹既歸海爲人作味故鹹水生物異于淡水海中之魚旨于江河之魚且鹹水厚重載物則强故入江河而沉者或入海而浮也嘗見海舟載物未增入于

江河。驗其水痕。頓淺尺許。又見海濱煎戸。以石蓮試滷。滷未成時。投蓮必沉。及至滷成。蓮悉上浮。可見鹹性愈重。載物愈强。蓋海水由火而生。今用沐浴。膚皆赤色。或至皴裂。本有燥劲之情。故比凡水爲稠密云。或曰海水既鹹。復爲江河。其味何淡也。曰水本無味。鹹從外合。可合者。即復可離。海水入地。經砂石土。滋液滲漉。去其鹹味矣。又水向下不可上。其上爲江河者。日溫蒸氣上騰。月攝因時而長。當其上時。皆如蒸

餾今用鹻鹵之水如法蒸之所得餾水其味悉淡海氣成雲雨亦淡水足徵鹹性就下不隨淡升矣或曰江河之水則能滅火海水入大火如益膏油何也曰海水夜明是有火分灰水作鹹本從火出如人汗溺亦鹹蓋由身中具有火行積溺所成絕似硝鹻故鹹者火情也鹵不滅火不亦宜乎　履按海水不能滅火而成鹽又能禦火故戈船鹽其帆則火不燒竈戶編行盛鹽而舉火煎之竹亦不然也

潮汐

說文曰江海之水朝生爲潮夕至爲汐山海經以爲海鰌之出入莊周以爲冰池焦釜之生息抱朴子以爲天運高卑之消息盧肇以爲日出于海衝擊而成竇叔蒙以爲月從其類盈虛相應鰌魚之出入半魚之進復則風土記博物志之謬言也蓋月爲陰精與水同物凡濕潤陰寒皆月主之既爲同物勢當相就如呼吸然潮長之時江河以及盆盎無處不長長則

氣入水爲之輕。潮降氣出。水復故重。今人以餅盛水。舁日權之輕重不等。則潮升時輕。潮降時重耳。獨小水之處。升降甚微。人所不覺也。水族之物。皆望盈晦縮。故月虛而魚腦減。月滿而蚌蛤實也。艸木資潤。無不應月。月滿氣滋。月虛氣燥。故上弦以後。下弦以前。不宜伐竹木爲材。是者易蠹。生氣在中也。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隱老曰。潮非水之體。乃地之氣也。月麗卯酉。則潮應乎東西。月

麗子午則潮應乎南北有入海采珠者爲潮所中則病。蓋采者入海必及底底而止不幸遇潮則水湧起其底虛焉潮高十丈下所虛亦十丈以水則虛以氣則實地氣奔騰而上如火之爆則水跳而起如鼎之沸。中人則病地之喘息寓息于風生氣也寓潮于水然氣也。

溫泉

江浦志曰。秦少游述天下溫泉十三處。匡友仁言。匡廬汝水尉氏駱谷驪山。和州之惠濟。滁州之漱泜山居。爲最。水經注云。漁陽郡北有溫泉。述征記云。東萊郡出溫泉。安成記云。宜陽鄉出溫泉。耒陽縣出溫泉。博物志云。不周雲川之水溫如湯。梁州記云。漢水南有溫泉。袁山松宜都山川記曰。銀山縣有溫泉。零陵縣記云。縣有溫泉。劉義慶幽明錄曰。艾縣輔山有溫

泉。魏土地記云。桑乾城水北有溫湯。下洛城橋山有溫泉。徐無城有溫湯。汝寧商水有溫泉。周景式廬山記云。主簿山下有溫泉。郭青螺豫章詩話。言福州廬陵太興皆有溫泉。汾寧最熱。胡仔漁隱叢話云。新安黃山有溫泉。筆乘言金陵湯山有六泉。升菴言雲南溫泉甚多。通雅曰。今北京西山畫眉溫泉。大小湯凡三。而遵化縣北之溫泉。即古稱徐無山之溫泉。戚繼光彂之。蓟鎮馬蘭峪溫泉。甘馨爲天下最。世傳三衛

之地溫泉四所此其一也天下處處有之不能悉記嚴按熊三拔曰日光徹地則地中有火火助土氣發生萬物五金八石及諸珍寶皆由于火陶煉而成自餘諸物不可數計諸物中最近火性者無如硫黃硫黃所在水從過之即成溫泉故溫泉沐浴所能療者冷氣虛痺與硫同治今溫泉嗅之多作硫氣亦有不作硫氣者是水來之處復與硫隔如重湯煮物但得其熱不染其味也有云不作硫氣者本之衆礬石

無是理焉。胡仔漁隱叢話云。溫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襲人肌膚。惟新安黃山。是朱砂泉。春時水即微紅色。長安驪山。是礬石泉。亦有雄黃泉。有砒石處。亦有湯泉。嚴按溫泉不過因地中火氣致然耳。熊氏既云五金入石。俱由于火。何又謂朱砂礬石。無湯泉乎。

或曰。水火成鹹。何以不熱。溫泉由火。何以不鹹。曰。火炎成爐。水經其爐。因而得鹹。故總其熱。然而海水不氷。亦具有熱性矣。溫泉因硫。隔越于火。如鐺煑水。火爲鐺隔。水不遇火。不成鹵矣。

古今釋疑卷之十四終